

# 2022年瑞士纪行 (2)

本报特约撰稿人 王辉云

上接11月18日第B2&3版

下榻文根的第二天，我们继续在少女峰附近游山玩水。

上午乘火车从文根到达小镇维尔德斯维尔 (Wilderswil)，在那里转乘有上百年历史的齿轨登山火车前往施尼格 (Schynige)。火车充满怀旧风情，木质长椅及古董级的火车头散发着十九世纪的气息，令人感到一种时代的穿越。

站在海拔近二千米的施尼格、艾格峰、僧侣峰、少女峰三大名山一览无遗。这里也是徒步旅行的天堂。这一天，我们的主要活动就是在这一地区徒步观山看景。

上山伊始，三位当地的老人正在用拖地长号演奏乐曲，好像在为徒步者壮行。我们选择了三号步道，登上一个峰峦，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有“上帝的眼睛”之称的图恩湖与布里恩茨湖及夹在中间的因特拉肯镇 (Interlaken)。在这里驻足观赏如画的风光，让我们流连忘返。

回望走过的步道，蜿蜒在陡峭的山脊，宛若羊肠，望之令人生畏。然而，在步道上，我们却遇到一位年已80的老人，精神矍铄，登山如履平地，令人佩服之至。

徒步旅行结束后，返回小镇劳特布鲁嫩 (Lauterbrunnen)，这里有七十多个瀑布，其中的特鲁梅尔巴赫瀑布 (Trümmelbachfälle) 是隐藏在山洞里的十个冰川瀑布，是欧洲唯一可以走近观赏的冰川瀑布。

在山洞中近距离观看瀑布是一种少有的体验。我们从最高级的瀑布一路走下来，每一处都让人惊心动魄。虽不见飞流从天而降，但瀑声惊天动地，急流似万马奔腾，一泻千里，势如山崩，地动山摇。

这几天，一直在少女峰周围转，随处可见少女峰，但与少女峰总是保持着一段距离。告别文根的前一天，我们终于乘火车登上少女峰的观景台，近距离观赏少女峰。

少女峰齿轨铁路 (Jungfrau Bahn) 已有上百年历史，当时在如此高的山上修建铁路，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这段铁路有的路段在冰河底下隧道岩壁里通过，工程十分艰巨。接近少女峰时，火车在隧道里两次停车，让乘客下车拍照，冰海景观，令人惊叹。

火车的终点站就是少女峰站 (Jungfraujoch)，为欧洲最高的火车站，海拔3454米。下车处有一块“Top of Europe” (欧洲之巅) 的立牌，吸引许多游人在此拍照。

从车站大厅直接坐电梯进入海拔3571米的斯芬克斯观景台大厅。这座建在山顶上的建筑原来是用于天文研究的，直到1996年才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世界闻名的旅游景点。其热闹程度，和美国的迪斯尼世界有一拼。

在这里，不但可以近距离观赏少女峰的冰容雪貌，而且还能在地下冰宫里观赏水晶般的冰雕作品。走出地下冰宫，宏伟壮观的阿雷奇冰川 (Great Aletsch) 近在眼

前。有人也可走出建筑物，在冰雪上散步，体验阿尔卑斯山给人们带来的心灵震撼。

少女峰对面的小镇格林德瓦 (Grindelwald)，是瑞士最受欢迎的滑雪圣地之一。

滑雪胜地的夏天，风景依然美好。从少女峰回来，我们直奔格林德瓦山顶上的悬崖步道。坐在缆车上，你能切身体会到为什么人们常把瑞士比作“上帝的后花园”。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脚下的山峰童话般的绿，绿得让人心醉。星星点点的农舍，三五成群的奶牛，盘山小道上的游人，以及飘在天空的滑翔伞，田园诗般的画面与少女峰斯芬克斯观景台的热闹场景大相径庭。踏上令人胆战心惊的悬崖步道，既弥补了前天在雪朗峰因天气原因未能走成悬崖步道的遗憾，也使我有机会再次体验到融入大自然的那种天人合一的感觉。

告别坐落在半山腰上的文根后，我们乘火车下山，来到著名旅游小镇因特拉肯 (Interlaken)。这个位于图恩湖 (Lake Thun) 和布里恩茨湖 (Lake Brienz) 之间的小镇，又名湖间镇。这里是前往少女峰的交通要冲，因此，近年来逐渐发展成为世界闻名的旅游城镇。街上餐馆、旅馆林立，各国游客众多，与文根相比，热闹非凡。

来因特拉肯的主要目标是乘船游湖。位于两湖之间的这个小镇，有一条运河穿城而过，将布里恩茨湖和图恩湖联在一起，但神奇的是，两个湖的颜色，依然泾渭分明，一个绿色，一个蓝色。

坐在游船上，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古堡教堂，农舍田园，像浓淡相宜的水墨，绘出一幅人间世外桃源的画卷。人在画中游，杯中有美酒，夫复何求！

沉浸在游湖的享受中，不知不觉船已停靠在施皮茨 (Spiez) 小镇。因为返回因特拉肯要乘火车，我们便从轮渡码头懒懒散散地走到了火车站。确定了车站的位置后，前往湖边的施皮茨古堡，顺便逛逛这个被驴友们称为瑞士最美小镇之一的街景。

从火车站到古堡的距离没多远，一路走走停停，不一会儿，就来到了湖边，古堡近在眼前。

拾级而上，来到古堡的庭院才发现已经过了开门时间。据介绍，这座中世纪的古堡始建于1200年，曾是伯尔尼执政官的夏宫。同阿曼的贾布林城堡相似，这座城堡主要用于居住，军事上的护城御敌之功效便付阙如。虽然未能入内参观，逡巡在古堡庭院，遥望湖光山色，仍然引人浮想联翩。

## 国际城市日内瓦

日内瓦是个容易让人熟悉的城市，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国际新闻之中。日内瓦集中了200多家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红十字会、

联合国欧洲总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及联合国的多家机构。日内瓦也是世界上最热闹的外交活动中心。早年间，中国人民最津津乐道的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就在这里的万国宫举行，还闹出一段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与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的传闻。只不过，我们来日内瓦这天，万国宫不对外开放，未能进去参观，是为遗憾。

万国宫门前的广场，一把巨型断腿木椅格外引人注目。那是瑞士艺术家丹尼尔·伯塞特的雕塑作品，是为1997年国际残联呼吁人们关注战争中地雷对平民造成的伤害而建立的纪念雕塑。在这个国际城市的中心地带，“和平”这一主题无疑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日内瓦老城，独具魅力，不但聚集着许多古老建筑，还深藏着不少历史故事，在幽静的古街小巷里回荡。

进入老城后，我们最先拜访了繁花似锦的日内瓦大学校园。欧美的大学多与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所大学规模仅次于苏黎世大学，其前身是1559年加尔文建立的日内瓦学院。这所神学院曾在宗教改革期间获得广泛声誉。进入现代，学院逐渐增加其他学科，到1873年建立医学系后，正式更名为日内瓦大学。

穿过日内瓦大学校园，便是宗教改革纪念墙。该纪念墙高7米，长100多米，是1909年为纪念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人物加尔文诞辰四百周年而修建的。纪念墙揭示了宗教改革运动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深远影响及日内瓦在这次运动中的重要地位。

在宗教改革期间，日内瓦曾是加尔文教派活动的中心。在挑战罗马教会的斗争中，马丁·路德在维登堡城堡大教堂的大门上张贴出《九十五条论纲》，率先向教会发起进攻，接着苏黎世的茨温利也将战火引进瑞士，而影响最大的则是日内瓦的加尔文。正是由于他的个人威望，大批欧洲新教难民聚集到日内瓦，使这里成为归正宗的国际中心，号称“新教的罗马”。加尔文对新教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无论如何都是不能低估的。

宗教改革纪念墙规模宏大，记载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再现了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场面。墙中间是四个高大的人物雕像，从左到右分别是法海尔 (Farel)、加尔文 (Calvin)、拜兹 (Beza) 和诺克斯 (Knox)。他们都是宗教改革时期加尔文教派的主要人物。纪念碑上刻着“Post Tenebras Lux” (黑暗过后是光明)，反映了中世纪那段历史的真实状况。

(图片见第B3版 →)